

●楊三郎（1955），〈我的美術回顧：跑走不完的路〉，《台北文物》，3：4，頁73-76。

臺北市文獻委員會為「臺北文物」季刊雜誌編北部新文化運動特輯之三「美術運動專號」，囑筆者寫一篇回顧，只是筆者雖然獻身美術，幾十年如一日一直從事這種工作，可是暗自揣想，自己迄今，對自己的作品始終未嘗有過滿意，也不是甚麼「大家」，所以早就敬辭。祇是編者要求切，而且自己又想回顧過去的繪畫生活，倒也有趣，於後進不無意義，所以才拿起平素不慣的文筆來。

「回顧」是甜的，我記得誰曾說過這句話。的確，幾十年來辛酸苦辣，現在轉頭回憶起來，都恰如一場美術的夢，令人不禁神往。

講話的順序還是應該回溯童年的時代去：我嗜好繪畫，似乎是天性，自幼看見畫就感覺濃厚的興趣，好的就愛不忍釋，稍長進入以學校（即國民學校）後，這種愛好，更變本加厲，喜歡繪畫，差不多每天學校一下課，就拿紙畫東畫西，來消耗時劃，沾沾自喜。到了進入末廣高簽小學（即初中）時代，每日由家父給的零用錢一文也不敢花，幾乎全部儲入郵政儲金，待金額達到相當的數客時，才領出來購買油畫的材料，這時油畫材料很昂貴，小孩子平素儲積來的些少錢，很難買整數，要買到甚麼都齊全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小孩子學畫心切，於是有一次曾懇訴父親多給錢以便去買，可是家嚴因為價格太膠，說小孩子何必買那麼多，怎樣都不肯答應。於是不得已除了零買的畫具之外，還託了一個木匠，製了一個自家製的畫箱，來裝畫具。我以後在很久的期間，都是用了這個畫箱學了畫的。現在時遷景移，想起來不禁撫然。

這樣，既沒有科師指導，也沒有人矯正，完全是憑一己的興趣，一味胡畫的，然後自己卻是很認真，拼了全精神去畫的。到了高等小學畢業，深深覺得這種無師學畫，終不是辦法，心裡很想跑到平素憧憬的日本，設法進入專門教畫的美術學校，正式接受美術教育。於是有一天，將這希望告訴家嚴和他商量，可是他怎樣都不應允。但是我並不因此灰心，挫折，我心裡頭暗暗地決意，初衷不論如何，絕對非貫徹達到不可的。於是秘密地糾合了同志，決定潛赴日本，縱使家人不肯接濟，也寧願半工半讀，苦學繼續來學畫。在十六歲那一年二月的一個寒冷的早上，籌備已告完竣，暗暗地收拾了行李和自製的畫具箱，離開了有生以來從未曾離開過的老家，由基隆搭乘日本輪船「信濃丸」赴日。

我出走後，家人大為驚惶，父親馬上打電話到輪船給我，囑抵達日本覓定住宿之後，務必從速通知他，我接受電話時，感激之餘，不禁潸然淚下。這時候同船出走的是志望做音樂家的游再興君。

我們抵達日本後，在那塞風凜烈，冷氣刺膚，而且人地生疏之中，為了解決游君當面邀切的問鄂，要幫他找職業，東奔西走，忙得不亦悅乎。後來游君幸得在大阪找到了職業，我就轉赴目的地的京都，準備考進美術學校念書。

可是距考期還有時間，心裡有些焦躁，所以每天早晨就到京都美術工藝學校看，在校門附近躑躅徘徊，眼見出出入入的學生，心裡很羨欣，想最好能夠早一天入學，專心學畫。幸而這一年四月的人學考試，如願以嘗考中，我那時候雀躍歡喜，心裡的快活實在是無可名狀。同時入學，而且同班還有一個臺灣人，這個人就是陳敬輝兄，事有湊巧，命運之神竟拉我們在一起學畫，以後我們就互相切磋，互相激勵。

我就在這裡前後七年之間，一心專心向美術的路精進，奠定了基礎教育。記得是五年級的時候，作品曾入選日本全關西美展，畫題是「臺灣風景」，也是我的作品在日本破題兒頭一次的人選。

我二十二歲的時候（京都美校三年級），父親的來函，提及臺灣新創設「臺展」，並且慫恿我出品，我覺得技癢，為之所動，於是將旅行哈爾濱時，畫的作品「復活節時候」寄到臺灣的「臺展」，這一作居然僥倖入選，而且由政府訂購。作品由日本政府訂購的事，在當時於畫家是一件光榮的事。我由於這一次的人選，不是成了無參加臺灣美術運動的動機，也和臺灣美術運動結不了緣。十年辛苦努力，於此稍得酬慰，心裡頭的喜悅實在是無可言喻的，家嚴和家人，更是舉家歡慶若狂，他們也由此開始理解我的美術生活。

某一年的暑假歸臺時，家嚴偶看見我幼時因玻璃被傷，因而成為不完全的右手中指，忽然如有所感觸，以慈愛的口調安慰我說：

「將來你如果成名，我想這於你的工作上沒有關係的」，並且激勵我要繼續努力。那時候我看著被老人家的這話感動得眼淚奪眶而出。

美術學校畢業返臺後，我就在三重埔設了一間畫室，每天早上在家經營的菸酒配銷所幫忙，下午才到那裡繼續畫自己所好的畫。我返臺後為了多攝取先進畫家和名畫的精髓，每年一定要跑到日本一趟去看看。這不消說是為了向日本的先輩名家求教，向他們多多學習的。這種態度，我想恐怕不獨限於美術家應該如此，不論甚麼藝術，甚麼學問都是一樣的。妄自尊大的態度和作品，是曾阻他進步的，只有誠懇接受先輩的批判和指導，不斷求高的水準，那麼，學畫以致任何的藝術、學問的世界才能夠開展進步。我們這一輩子的年代，對於事情的研究學習是拼全精神，獻全生命的，一點也不容馬虎，也不准苟簡，我們就是以這種謹嚴的態度去學畫的，現在的青年們是否有過我們這一代的勞苦，我想很疑問。我本身這樣做過來，不消說，這只是一個例子。幾年來，時常看見部分的年青人在展覽會迫在眉睫的時候，才慌忙帶了兩三件作品，跑到會場求人批評，這種輕佻馬虎的作風，我想是要不得的。

話不覺拉出題外，還是言歸正傳吧。

此間，我還曾出品日本三大美術展覽會之一的春陽展初膺入選，這作品的題目叫做「鄉村人口」，也是我和日本中央畫壇建立關係最初的作品。

我在廿三歲時入選「臺展」，第三屆更膺特選首席，到了第四屆就被列在無鑑查出品，這於年方弱冠的我，實在是一件很榮譽的事。到了第五屆我本也

是以特選為目標的，而且也作過這種勞力過。然後事竟出人意外，我的作品竟然落選，名落孫山。原因是當時我出品的畫，是在北投溫泉地帶製作的，誰知道這張畫竟因亞鉛化變了色，我在事先對這事絲毫沒有研究過，所以造成這次的失敗。然後落選成了促我踞起，進一步研究的動機。事過境遷，現在回憶起來，當時的事倒是一件很愉快的事。不消說，落選是使我失望的，但我反因而鞏固了求進步的意志，重新鼓起了熱情，在心裡誓願向繪畫之道突進。決意赴法進修就是在這時候。我於是在慈愛底家嚴的激勵和理解丈夫，體諒丈夫的太太的安慰中，而且在她產後才十九日的一天，就離開了臺灣，赴法深造。這是民國廿一年（日昭和七年）的事。

旅法之間，我不顧一切，埋頭學畫，研究畫：忘餐廢寢是個尋常見慣的事，並不算甚麼稀奇，我儘可能為了多看畫，多畫東西，花費了時間。這種微少的努力，正如俗語所說「有心磨石也成針」，幸而發生了效果，於民國廿二年（日昭和八年）的秋季參加法蘭西的國立秋季展覽會時，題為「塞納河畔」一作卒告入選，於心有安，同時也聊可告慰家鄉懷念我的家人和朋友們。

民國廿三年（日昭和九年）我攜帶了旅法的成果，共達數百件的作品返回臺灣。

返臺後將留法中的作品一部分提出個人展發表，另外一部份則送到日本，於春季的春陽展供其特別陳列品。這時候辱承該會認識，被提拔為該會的會友，這或者可以說是我在日本畫壇建立地盤的一個因素和動機。

在過去幾年來的經驗，使我對官辦美術展以及臺灣美術界時常懷抱了一種感想：就是我想要在臺灣積極展開美術運動，謀美術的進步發展，祇官辦美展是不夠的，非有一個強有力的團體來供藝術家們互相切磋琢磨的機關，並使它成為新進藝術家有自由發表的機關的不可。於是和一班經常聚首的同志們商量之後，就在民國廿二年開始籌組臺陽美術會，繼於是十一月正式成立，並於翌年五月舉行第一屆展覽會。以後這一團體為民展的主要力量，是世所周知的事，在這裡不必重贅。

藝術是一條走不完的路，從事這一工作的人一天也不容稍懈的。但是藝術運動術憑藝術家的努力還是不夠的，非有一般社會人士底深切的理解和指導，言論機關正當善意的批評與鞭撻，絕難成功，甚至無法存立的。

最後我願以獻身美術的一工作者籲請社會人士的協力。